



● 作者/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 譯者/王建基 ● 審者/楊宗興

美國的大戰略：離岸制衡

The Case for Offshore Balancing: A Superior U.S. Grand Strategy

取材/2016年7-8月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2016)

將近一個世紀以來，離岸制衡戰略遏制了具危險性的區域霸權崛起，並維護了可強化美國安全的全球權力平衡。當美國政策制定者偏離該戰略，其結果就是代價高昂的挫敗。



美國離岸制衡的手段，
就是運用前進駐軍來
有效嚇阻敵人。

(Source: USN/Nathan Burke)

在近期記憶所及的時間裡，為數甚多的美國人首度公開質疑自己國家的大戰略。2016年4月皮尤(Pew)民調發現，有57%的美國人贊成美國應「處理自己的問題，並讓其他國家儘量解決他們的問題。」美國總統大選一路走來，只要每次民主黨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與共和黨的川普(Donald Trump)質疑美國提倡民主、資助盟國國防，以及出兵干預他國的傾向時，都會獲得民眾的支持，只有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Hillary Clinton)主張維持現狀。

鑒於過去25年的不良紀錄，美國民眾厭惡其當前大戰略實不足為奇。在亞洲，印度、巴基斯坦、北韓不斷擴展其核武規模，中共也在區域水域中挑戰現狀。在歐洲，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美俄關係降至冷戰結束以來的新低點。美軍部隊仍在阿富汗及伊拉克奮戰且毫無勝算。雖然蓋達組織(al Qaeda)的地區領導人一一喪命，但其勢力仍不



由於美國地理位置由兩大洋組隔，因此遠方大國亦無從對其造成威脅。(Source: Wiki)

斷擴張。阿拉伯世界陷入一片混亂——就好的部分而言，是因為美國的決定造成了伊拉克與利比亞的政權更替，在敘利亞議題上，其介入的程度最為適度謹慎，卻達成了相同目的——但伊斯蘭國卻在此一動亂之中興起。美國屢次調停以巴衝突未果，使得雙邊和解更加遙遙無期。同時，世界民主大步倒退，美國運用凌虐、定點擊殺(targeted killing)，以及其他種種具道德疑慮的作為，均對其人權與國際法保護者的形象造成傷害。

雖然上述代價沉重的種種挫敗不能全部歸咎美國，但其確實幾乎無役不與。在民主黨與共和黨人追尋多年的「自由霸權」(liberal hegemony)大戰略誤導下，當然會有這些挫敗。「自由霸權」主張美國不僅在解決全球問題時必須使用其實力，在提倡一種基於國際機構、代議政府、開放市場及尊重人權的世界秩序時亦復如是，再順著身為「不可或缺的一國」思路，便理所當然地認為美國有權力、有責任、有智慧去處理各地的政治意議題。「自由霸權」壓根就是一種修正主義式(revisionist)的大戰略：不呼籲美國僅在關鍵地區施展權力平衡，而是將美國國力在世界各處用於提倡民主，並且在人權受威脅之處出手捍衛。

吾人在此提出一項更好的替代路線。透過採取「離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戰略，華府可揚棄諸般野心作為，進而重塑其他社群，並集中心力在真正重要的事務：維持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宰地位，並且對抗歐洲、東北亞及波斯灣的潛在霸權。美國將鼓勵其他國家帶頭制衡崛起強權，並且在必要時才介入其中。這並不是要美國放棄身為全球唯一超強的角色，或者是回到當年的「美



國堡壘」(Fortress America)；「離岸制衡」是藉由節約美國國力，來長遠維持其領先地位、捍衛家園自由。

設定正確目標

美國乃是現代史上最幸運的大國。其他大國都必須與後院的敵人威脅共處——英國甚至要屢次面對來自英吉利海峽彼岸的可能入侵——但二百餘年來，美國都不必面對鄰國威脅。另由於兩大洋的阻隔，遠方的大國亦無從造成威脅。正如1902至1924年間法國駐美大使賈舍蘭(Jean-Jules Jusserand)所言，「在北邊，美國有個弱鄰居；在南邊，又是一個弱鄰居；在東邊，只有魚；在看看西邊，還是魚。」此外，美國也擁有廣袤的土地、豐富的資源，以及眾多充滿活力的人口，而這些因素皆促使其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及第一軍事強國。美國同時也具備成千上萬件的核子武器，這使得美國本土及不可能遭受攻擊。

上述地理優勢賦予了美國極大的犯錯空間；固然只有像美國一樣安全的國家才會魯莽地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型塑世界，

但這些優勢也使美國得以維持自身的強大與安全，而毋須採用昂貴且擴張的戰略。「離岸制衡」戰略的目的正是如此。該戰略的核心理念是盡可能使美國保持強大——理想狀況下是全球主宰。最重要的是，這表示要維持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地位。

然而，「離岸制衡」並非孤立主義，而是相信在西半球之外有值得美國以鮮血、金錢加以捍衛的地方。當前另外有三個地區對美國十分重要：歐洲、東北亞及波斯灣。前二者係工業力量的中心與世界其他強國的所在地，第三者則是生產近三成世界原油之處。

在歐洲及東北亞，最受關切的議題就是主宰區域的霸權崛起，正如美國主宰西半球一般。此一霸權國可能具備史無前例的強大經濟力、發展精密武器的能力、全球投射武力的潛力，甚至投入比美國更多資金進行軍備競賽。該國也可能與西半球國家結盟，介入美國本土周邊地區。因此，美國在歐洲及東北亞的首要目標，應是維持區域權力平衡，以使各區域的

最強國——當前的俄羅斯與中共——高度憂慮其鄰國投入西半球的懷抱。同時，在波斯灣，防堵一個會介入該地區原油輸出，進而破壞世界經濟並威脅美國繁榮的霸權崛起，這才符合美國的利益。

「離岸制衡」是一種現實主義大戰略，旨在追求有限目標。提倡和平固然令人嚮往，但並非目標之一。這並不表示華府應該歡迎世界各地爆發衝突，也不表示美國不應採取外交或經濟手段遏制戰爭，而是美國不應單單為遏制戰爭而使用武力。離岸制衡戰略的目標也不是阻止諸如1994年在盧安達所發生的種族屠殺。然而，採用此一戰略並不排除防範戰爭及種族屠殺，但要在需求明確、任務可行，以及美國領導人有信心局勢不會因採取介入手段而更加惡化的前提下為之。

如何落實？

在離岸制衡戰略下，美國將根據上述三個關鍵區域的權力分配狀況，調整其軍事態勢。如果在歐洲、東北亞或波斯灣並無潛在霸權，就無理由在當

地部署地面或空中部隊，也不需在本土建置龐大軍事機構。另鑑於任何國家均需要多年時間，方能獲得主宰區域的能力，因此華府要能洞察趨勢，及早應處。

若真有區域強權崛起，美國應將區域駐軍轉為第一線守軍，在其責任區維持權力平衡。華府雖然須提供盟國協助，並承諾在其面臨覆滅危機時提供支援，但應避免在海外部署大量美軍。在國外保有若干資產，如小型應急部隊、情蒐設施或

預置裝備等，在某些時候固然有理，但整體而言，華府應將責任轉嫁給各區域大國，因為防杜任一國家對其宰制更符合渠等自身利益。

然而，一旦這些大國無法自行圍堵潛在霸權，美國就必須出手相助，對該區域部署足夠火力，俾使權力平衡傾向有利的一方。有時這可能意味著在戰爭爆發前派遣部隊。例如，在冷戰期間美國就是因為認定西歐各國無力自行圍堵蘇聯，才在歐洲維持大量地面及空中

部隊。但有時美國也可能等到戰爭爆發後才介入，前提是有一方可能會崛起進而成為區域霸權。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就是如此：美國直到德國有可能主宰歐洲時才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總之，目標就是儘可能置身境外，直到確有必要時才介入。然而，若真有必要介入，美國應使其盟國儘量擔負主要責任，並且儘早將自己的部隊撤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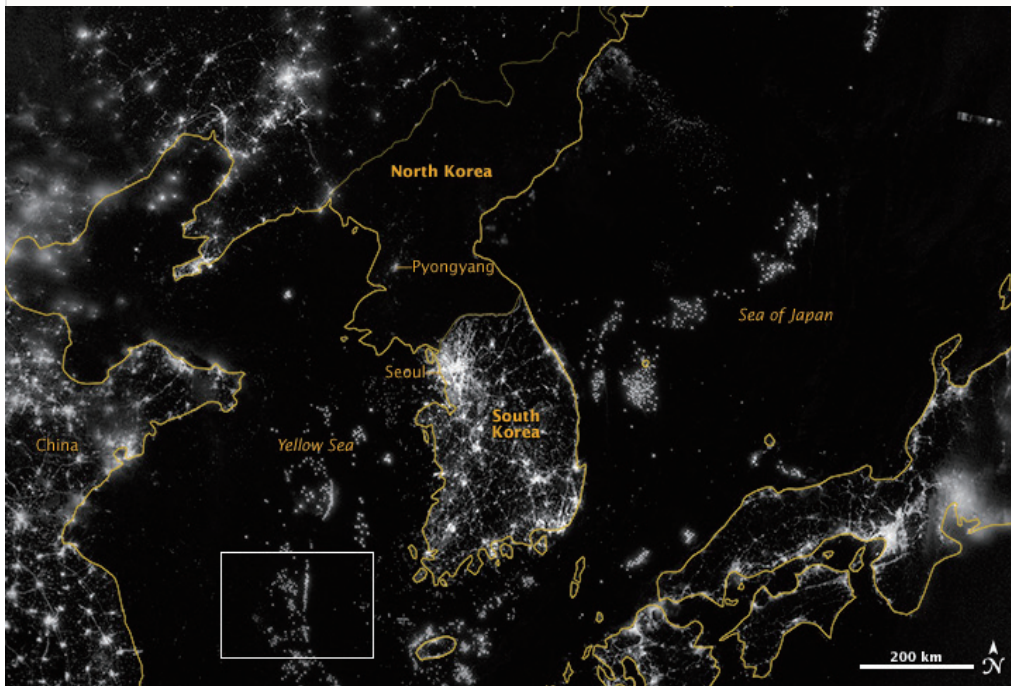
離岸制衡戰略有諸多優點。透過限縮美軍可投入作戰的區域，並且強制要求其他國家自力更生，可降低華府必須投注在國防上的資源、增加在本土的投資與消費，並減少美國人的犧牲。當前各盟邦一直無償享有美國保護的問題，在冷戰結束後不斷擴大。例如，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佔全體盟國的46%，並貢獻75%的軍費。正如政治學學者波森(Barry Posen)諷刺道，「這是給富人的福利。」

離岸制衡戰略亦可降低恐怖主義風險。自由霸權主義使美國在陌生地域提倡民主，而這有時需要進行軍事占領，並且



在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格局中，美國最擔心的對手就是中共。

(Source: REUTERS/達志)



離岸制衡戰略可以將美國在各地區的足跡減至最低，有效降低當地人民反美情緒。(Source: NASA)

必然介入在地的政治安排。此一作為或多或少孕育出民族主義仇恨，而且因為對手太弱而無力與美國正面交鋒，便時而轉向恐怖主義。(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美軍部隊駐紮在其沙烏地阿拉伯家鄉而激起反美情緒。)除了鼓動恐怖主義外，自由霸權主義還會促成恐怖行動：利用政權交替時機，散播破壞當地制度，並且創造出滋養暴力極端主義的不受治理空間之美國價值觀。

離岸制衡戰略能夠透過迴避社交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並將美軍足跡降至最低這些方式，緩解此一問題。只有在某國位於重要區域且可能遭受霸權威脅時，美軍部隊才會踏上外國土地。在此一情況下，該國才會視美國為救星，而非占領者。一旦將威脅擺平，美軍便即刻束裝返回地球彼端，不垂簾聽政，也不干涉在地政治。透過尊重他國主權的方式，離岸制衡戰略比較不會培養出反美恐怖主義。

再保證的歷史

離岸制衡戰略在今天看起來可能很極端，但是卻可為未來數十年美國外交政策提供一套指導邏輯，並且為美國謀求最大福祉。十九世紀期間，美國傾全力拓展北美大陸領土、積蓄堅強國力，以成為西半球霸權。在該世紀末完成這些任務後，美國旋即放眼維持歐洲及東北亞權力平衡。然而，美國僅使各區域大國相互制衡，僅在權力平衡瓦解時方採取軍事干預，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便是如此。

冷戰期間，美國別無選擇，只能踏上歐洲及東北亞土地，因為盟國無法自力圍堵蘇聯，所以華府建構同盟關係並在該兩處駐軍，並且投入韓戰以圍堵蘇聯在東北亞的影響力。

然而，美國卻未涉足波斯灣，反倒是讓英國扮演領導角色，防範任何國家主宰此一富藏原油地區。1968年，在英國宣布撤出波斯灣地後，美國轉而支持伊朗及沙烏地王室扮演此一角色。當伊朗王室在1979年垮臺後，卡特政府便建立「快速部署部隊」(rapid deployment force, RDF)，俾防止伊朗或蘇



1990年，伊拉克海珊出兵入侵科威特，當時美國隨即出兵干預。(Source: AP/達志)

聯宰制該地區。雷根政府亦基於同樣理由，在1980至1988年間兩伊戰爭期間協助伊拉克。在1990年海珊(Saddam Hussein)併吞科威特，並且企圖強化戰力，使沙烏地阿拉伯及其他波斯灣產油國面臨威脅時，美國終於決定要以軍事介入。為恢復區域權力平衡，老布希當局派遣遠征部隊光復科威特，並且擊垮海珊的戰爭機器。

簡言之，將近一個世紀以來，離岸制衡戰略遏制了具危險性的區域霸權崛起，並維護了可強化美國安全的全球權力平衡。非常明顯地，當美國政策制定者偏離該戰略——正如渠等在越南的所作所為，而美國在越南並無重大利益——其結果就是代價高昂的挫敗。

吾人亦可從冷戰結束後的各大事件得到同樣結論。在歐洲，蘇聯瓦解後，該區域即無一面倒、具主宰力的大國。美國當時理應持續減少駐軍、與俄羅斯發展友好關係，進而將歐洲安全事務還給歐洲人自理。可是卻擴張北約並忽略俄羅斯利益，在烏克蘭挑起衝突，驅使莫斯科更為親近中共。

同樣的，在中東，美國應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後退回境外，並使伊朗及伊拉克相互制衡。但是柯



林頓當局卻採取「雙重圍堵」(dual containment)政策，讓地面及空中部隊續留沙烏地阿拉伯，來同時制衡伊朗與伊拉克。嗣後，小布希當局採更具野心的戰略，名為「區域轉型」(regional transformation)，而此一戰略導致美國在阿富汗及伊拉克遭遇代價高昂的挫敗。歐巴馬當局依然重蹈覆轍，在利比亞協助推翻格達費(Muammar al-Qaddafi)政權，還堅持阿賽德(Bashar al-Assad)「一定要滾蛋」，並使其政敵回國，使敘利

亞混亂的局勢更加惡化。冷戰後美國揚棄離岸制衡戰略，就是導致失敗的因素。

霸權的妄想

捍衛自由霸權主義人士，已提出諸多欠缺說服力的說法以支持其立場。其中一個老掉牙的說法，就是唯有美國的積極領導方能維持全球秩序。但是全球領導地位本身並非目的；此一地位只有在能夠直接對美國提供利益時才有用。

或許有人會進一步辯駁，各

區域行為者無法制衡潛在霸權時所形成的集體行動問題，需要美國的領導加以克服。然而，離岸制衡戰略認知此一危險，並要求華府在有必要時就插手；同時也不阻止華府對關鍵區域之友好國家提供建議或物質協助。

其他自由霸權主義的捍衛者主張，美國的領導對於因應自失能國家(failed state)、恐怖主義、犯罪網絡、難民潮等所興起之各種新型、轉型中的威脅確有需要。渠等宣稱，在大西洋及

歐巴馬政府並不支持阿賽德政權，並堅持其要下臺。

(Source: AP/達志)





美國的領導對於因應失能國家所興起的難民潮，確實有其必要性。(Source: REUTERS/達志)

太平洋無法針對上述危險提供足夠防護之際，現代軍事科技使美國能輕易地在全球各地投射兵力並解決問題。簡言之，當今的「地球村」雖然比較危險，但更容易管理。

這種觀點誇大了威脅及華府消弭威脅的能力。犯罪、恐怖主義及種種類似問題固然麻煩，但絕非外在威脅，而且幾乎無法以軍事手段解決。的確，持續介入他國事務——尤其是反覆的軍事介入——會導致當地人民的憎恨、養成貪腐文化，因而使得上述轉型更具危險性。解決這些問題的長期方案，只能透過完整的當地治理，而不是由美國採取鐵腕政策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美國欲擔任世界警察，無論在財政還是人命上

所需付出的代價，絕非自由霸權主義捍衛者所稱的那般低廉。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的戰事耗費了4兆至6兆美元，造成近7,000名美軍官兵陣亡，5萬多人受傷。參與戰事的退伍官兵，罹患憂鬱症及自殺的比例甚高，但美國政府卻無法彰顯渠等所做的犧牲。

支持維持現況的人士擔心，離岸制衡戰略會使其他國家取代美國世界超強的地位。而事實卻是相反，該戰略透過重新置重點於核心目標，將能延長美國的主宰地位。不同於自由霸權主義，離岸制衡戰略可避免將資源虛擲於昂貴且會產生不良後果的戰事，使美國政府得以挹注更多資源於長期權力與繁榮的要素：教育、基礎設施及研究



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的戰事中，美軍付出了不少代價。圖為阿靈頓國家公墓。
(Source: US Army/Adam Skoczylas)

發展。要記住，美國是採取遠離國外戰爭並建立世界級經濟體之方式而成為強國，而這也是過去卅年中共所採行的戰略。但與此同時，美國卻已浪費了數以兆計的資金，進而危及其世界首強的地位。

還有一種論點就是美軍必須在全世界駐防，以維護和平及開放的世界經濟。該論點還進一步指出，採取緊縮政策會重啟大國競爭、招致經濟對手，最後引爆一場美國無法置身事外的戰爭。最好就是繼續當世界警察，而不要重蹈1930年代的覆轍。

這種恐懼實在令人難以信

服。首先，這種論點假設如果美國與歐洲更深入來往，就能夠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但希特勒追尋戰爭的強烈欲望一樣會引發戰爭。無論華府怎麼做，區域衝突時不時就是會發生，但除非涉及美國重大利益，否則根本毋須涉入。美國有時確實選擇不涉入區域衝突——例如日俄戰爭、兩伊戰爭，以及當前的烏克蘭內戰——這證明了美國一定會捲入戰事的論點站不住腳。如果美國被迫與另一個大國開戰，那最好是晚點到場，先讓其他國家承受衝擊的代價。美國當年就是最後一個投入兩次世界大戰，才能夠從等待中

逐漸強大。

此外，近期的歷史也印證，美國領導地位可維護和平的說法是有問題的。過去25年，華府在中東造成或支持多次戰爭，並且在其他地區助長小規模衝突。若說自由霸權主義是要強化全球穩定，那效果也未必太差了。

自由霸權主義也無法產生多大的經濟利益。美國在西半球處於受保護地位，可隨心所欲地在有利可圖之處進行貿易及投資。由於所有國家在此類活動中均能雨露均霑，華府並非一定要擔任世界警察才能與他國維持經濟往來。事實上，要不是美國政府投入鉅資管理世界，當今的美國經濟會更好。

提倡自由霸權主義人士亦宣稱，美國必須致力於介入全球事務以防範核擴散。渠等並進一步指出，若美國在關鍵區域之重要性降低或整個撤出，那些習慣於美國保護的國家將被迫取得核武以自保。

世上不可能有任何大戰略經證實可全然達到防止核擴散目標，但是離岸制衡戰略的效果肯定比自由霸權主義來得好。

自由霸權主義戰略畢竟無法阻止印度及巴基斯坦躍升核武能力、北韓躋身核子俱樂部最新成員，以及伊朗核計畫取得重大進展。各國通常會尋求獲得核彈是因為害怕遭受攻擊，而美國顛覆他國政權的作法，只會加深此一隱憂。透過揚棄顛覆他國政權的作法並減少美軍涉入程度，離岸制衡應能降低各國獲得核武的意願。

再者，軍事行動無法阻止鐵了心要取得核武的國家；充其量僅能拖延時間。近期與伊朗的協議

證明，多重統合壓力與嚴酷的經濟制裁，比預防性戰爭或政權轉移更為有效。

當然，如果美國降低其安全保證，少數易受攻擊的國家可能會尋求自己的核嚇阻能力。固然不樂見此一結果，但是傾全力加以阻止，其代價幾乎可說是必然十分高昂，而且可能不會成功。況且，其不利因素並非持悲觀看法者所擔憂的那麼糟。獲得核武並無法使弱國變成強國，或者使渠等具備勒索敵對國的能力。1945年迄今，已有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基地，驚醒沉迷於孤立主義的人士，美國因而投入太平洋戰爭。(Source: AP/達志)





個國家跨過核武門檻，但世界並未因此天翻地覆。無論美國做甚麼，核擴散依然還會是個關切事項，但是離岸制衡戰略可提供最佳因應方案。

民主虛妄

其他對離岸制衡批評者所持的理由，是渠等相信美國有道德及戰略的責任，提倡自由並保護人權。正如他們所見，散播民主將能大幅消弭戰爭及專制政權，維繫美國安全並減輕痛苦。

沒人知道世界若只由自由民主政體組成是否一定和平，但是在槍口下散播民主肯定不太靠譜，而且剛起步的民主政體通常會造成衝突。美國不是倡導和平，反而是造成一場場無止盡的戰爭。更糟的是，對外國強加自由價值，反倒危害了國內的自由。全球反恐戰爭，以及在阿富汗、伊拉克植入民主的相關作為，已經導致凌虐犯人、定點擊殺，以及對美國民眾廣泛的電子監視。

若干自由霸權主義捍衛者主張，若採取更細緻的自由霸權主義，可避免在阿富汗、伊拉克及利比亞發生的那類災難。這是自欺欺人。推行民主需要在美國所識不多的外國進行大規模社會工程，而這正是華府經常失敗的原因。拆解原有政治機制然後加以更新，這當中必定會有人輸、有人贏，而輸的一方通常會進行武力對抗。在這種狀況發生時，認定該國信用正岌岌可危的美國官員，傾向於



美國的自由霸權主義戰略畢竟無法阻止北韓一再進行核試爆。

(Source: REUTERS/達志)

運用令人畏懼的軍事力量解決問題，因而使美國捲入更多衝突。

如果美國人想要鼓勵他國推展自由民主，上上策就是以身作則。其他國家在看到美國這樣一個正義、繁榮、開放的社會後，將更可能加以仿效。而這就表示要多提升國內條件、少操弄外國政治。

使人疑慮的綏靖主義者

接著還有人認為華府雖然應罷黜自由霸權主義，但應在歐洲、東北亞及波斯灣維持大量軍隊，專門用於防範意外爆發。他們主張，此一代價低廉的保險政策，長期以來可減少傷亡與金錢支出，因為美國不需要在衝突爆發後萬里馳援。這種作法——有時稱為「選擇性干預」(selective engagement)——相當動聽，但也同樣行不通。

首先，這可能會重回自由霸權主義的老路。美國領導人一旦承諾在關鍵地區維護和平，基於民主國家不會相互爭戰的信念，同樣也會一心一意地散播民主。這就是在冷戰後，打著「一個完整且自由的歐洲」旗號，擴張北約的主要思維邏輯。在真實的世界裡，選擇性干預與自由霸權主義之間的界線很容易抹去。

選擇性干預戰略的支持者亦假設，只要在各區域部署美軍部隊便可確保和平，所以美國便不需要擔心是否會被捲入遠方的衝突。換句話說，將安全承諾擴張地又廣又遠只會造成少數問題，因為這些承諾永遠不須實現。

但此一假設過於樂觀：盟邦有可能行為脫軌，而且美國自己也同樣可能挑起衝突。在歐洲，美

國綏靖主義者確實未能防範1990年代的巴爾幹戰事、2008年俄羅斯——喬治亞共和國戰爭，以及當前的烏克蘭內戰。在中東，華府根本就是最近幾起戰事的主因。在南海，縱使美海軍在該區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如今衝突確亦有可能爆發。在世界各地部署美軍，並不必然能確保和平。

選擇性干預亦無法解決責任轉移的問題。想想在俄羅斯對北約的威脅不斷升高之際，英國卻在此時從歐陸撤軍。再一次，大家都希望華府去解決歐洲和平問題，即使當地強國更應該自理才對。

推行中的戰略

離岸制衡戰略在當今世界中看起來會是個甚麼樣子？好消息是目前看不出在西半球會出現對美國霸權的重大挑戰，而且當前在歐洲及波斯灣亦無潛在霸權蠢動。不過壞消息則是：如果中共持續快速崛起，很可能會在亞洲尋求霸權地位。美國應採取重大作為，防止中共成為霸權。

在理想的狀況下，華府會依靠區域各國圍堵中共，但這種戰略可能無法奏效。不僅中共比其各個鄰國都強大許多，而且這些國家也相距甚遠，難以形成有效的平衡聯盟。美國將必須統合其諸般作為，並且投入相當力量加以支持。在亞洲，美國必然是不可或缺的一員。

在歐洲，美國應結束其軍事部署，並將北約還給歐洲人自理。美國實在沒有充分理由在歐洲駐留軍隊，因為當地沒有任何一國具備宰制該區域的能力。由於人口規模減小，德國與俄羅斯均將喪失其相對國力，除這兩國以外，歐洲眼下全然不存在潛在的霸權。必須承認的是，將歐洲安全



交給歐洲人自理，可能會增加導致麻煩的可能。然而，即使衝突真的爆發，也不致威脅美國重大利益。因此，美國實在沒有理由每年耗費數十億美元（而且還要賭上美國人的性命）來防止衝突發生。

在波斯灣，美國應回到當初在圍堵戰略問世之前運作良好的離岸制衡戰略。目前當地並無任一國足以宰制該區域，因此美國可將其大部分部隊撤回遙遠的本土。

至於「伊斯蘭國」，美國應放手由該地區各國處理，並將自身行動侷限於提供武器、情報及軍事訓練。「伊斯蘭國」對在地國而言是個嚴重威脅，但對美國來說卻是個癬疥之疾，況且唯一的長期解決方式乃是提升當地體系，而這是華府力有未逮之處。

在敘利亞，美國應讓俄羅斯主導。無論是在阿賽德(Assad)控制下、一個穩定的敘利亞，或是分裂成數個彼此競爭的小國，均不致對美國利益構成太大威脅。民主黨及共和黨籍總統過去均與阿賽德政權有豐富的交往經驗，而且一個分裂、衰弱的敘利亞，對區域權力平衡不致構成威脅。

至於當下，美國應尋求與伊朗建立更好的關係。德黑蘭撕毀核子協定並致力發展核武，絕不符華府利益，而如果伊朗發展核武，比較可能的原因就是懼怕美國的攻擊——這也就是為何要修補關係的道理。此外，隨著中共野心不斷膨脹，其會想在波斯灣地區結交盟邦，而伊朗可能就是首選(2015年1月，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德黑蘭並簽署17項協議，就是個徵兆。)阻止「中」伊安全合作，明顯符合美國利益，而這需要向伊朗伸出

友誼的雙手。

底線

總的來說，上述作法可使美國大幅降低其國防支出。雖然美軍部隊仍會留在亞洲，但從歐洲及波斯灣撤軍，可釋出數十億美元轉作它用，這和結束介入阿富汗戰事與介入其他國家，可減少反恐經費的道理一樣。美國將可能維持堅強的海空軍部隊，並同時保有量少質精的地面部隊，而該部隊將做好準備，視情況需要隨時擴大。但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政府將增加國內需求開支，或著把錢留在納稅人的口袋裡。

離岸制衡係出於美國核心傳統，以及其對自身所具備恆久優勢之信心。該戰略係發揮美國天賜的優越地理位置，並且鼓勵其他國家制衡過於強大或野心熾熱之鄰國。此一戰略尊重民族主義的力量、不企圖將美國價值觀強加於外國社會，並聚焦於樹立他國願意仿效之典範。正如過去一樣，離岸制衡不僅是最符合美國利益的戰略，亦是將美國優先事務做出最佳整合的戰略。

作者簡介

John J. Mearsheimer係芝加哥大學溫德爾·哈里遜傑出貢獻(R. Wendell Harri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政治學教授。

Stephen M. Walt係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國際事務羅伯特和勒妮·貝爾弗(Robert and Renée Belfer)教授。

Copyright © 2016,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